

# 大师兄的女儿患肾衰竭三年了

1

医生日记

2月22日

我今天看到一篇博文。作者有感而发,原文如下:我就这样,一次次被代表着。某些政协委员说,其实中国老百姓看病不难也不贵~

我被这些有话语权的同学代表着,在全国政协会上,发了这么一通不是人话的言。其实我也有话语权的,我经常在家里代表王德福同学发表意见。

比如我根本不经过他同意,就擅自为他选择了一条猫处长的不归路,还代表他单方面决定,今后都不买猫罐头了,我们家的每个人到了香港,都代表王德福同学吃了很多的鱼蛋……但人家一点意见都没有,能吃饱饭再有个暖和的地方睡觉就可以了。相较之下,我偶尔被代表一回,也就一年一次的频率吧,心里就不高兴,是不是人品比较低下呢?

但我怎么觉得我比王德福要凄惨啊?至少,王德福的咔嚓费用是我出的啊,不吃猫罐头改吃鲜鱼其实更有利于它的健康。我呢,还得工作,得养家,仰人鼻息之余,还要拼命瘦身强壮身体,保证自己不去看病……如果政协委员们能够像养猫一样把我养起来,不干活就能吃饱饭睡觉,我情愿被你们所代表!爱咋代表就咋代表,不被你们代表我都不答应!

文后的跟贴一片赞誉叫好之声,感觉抒发了老百姓胸中的郁闷。

通常作为一个医生,一个医务工作者,在铺天盖地的声讨质疑声中,我们都聪明地选择沉默。人们心里都有个强势弱势的自然倾向性。弱势声讨强势是权利,若强势胆敢辩驳,那叫屎壳郎进厕所,找死。

所以,我知道我这篇日记一旦被公开,会被砸个半死。所以那篇博文的背后,没有一个医生敢斗胆发言。

我于是非常佩服那个说出中国看病既不难也不贵的委员,顶着锅盖前行是不易的事情。

2月23日

今天是周二,是我们科“法定”的谈判日。那个家属,看起来很老实,话不多,但就是咬死四个字:“我不接受。”然后就是压抑地抽泣。她不接受的是“意外”这两个字。

其实,所有的病患都不能接受意外这两个字。他们分不清意外与事故的关系。人可以病死,那不是我们的责任,但人不能死在手术台上,因为那是我们弄死的。

我那天和一个外行朋友争论这个事情,他居然是同样的反应:“是我,我也不能接受。”

“一个人来的时候好好的,也就眼睛视力有点模糊。那么年轻力壮的汉子,没两天就死在手术台上了。你让人家家属怎么接受?”

我不得不跟他说,我是人,不是神。我永远不可能跑在死神前面。以前古话就有:阎王爷要你十点走,你就活不过十点零一分。

他说,什么是意外?意外就是纯粹找不到债主,只能自认倒霉的事儿。“我出门如果被车撞了,对我叫意外,对车主,那叫事故,他得赔钱。我被楼上的玻璃砸了,玻璃的主人得赔钱,我被电线打了,电力公司得赔钱。我在医院看病,钱付了,我就是你们的上帝,你收了我一大笔票子,到最后跟我说,意外了,没了。凭什么我人财两空啊?”

我是医生,我不是奢侈消费店的职业经理。在他眼里,我其实与那些提供跪式马杀鸡(注:按摩)的女子没有任何不同。他到医院是来消费的,我于是提供与他消费等值的服务,我只能成功不能失败。

可笑。

他一本正经地回答我:“一点也不可笑。你花二十万买辆车,还没出厂,人家就跟你讲,你的车动不了了。你要求退款,还不允许,到底谁可笑?你去商场买件衣服,钱付了,被告知无货,不退款,你答应吗?”

我不答应。

“你都不答应,更何况人家那是一条人命呢?看病不是个小花费,到你那里去看病的人,不少都是砸锅卖铁的,如果到最后人财两空,人家会怨你们为什么不早说,要是早说会死掉,那钱索性就不花了。”

他这一番话让我明白,原来,所有人都认为到医院是去消费的,消费就要买到等值的产品,而我们无法提供。

我要摆正自己的地位,我并不如自己想像的那样高尚,视拯救生命为己任。我首先要将身段放低再放低,放到与宾馆服务员和足底按摩师一个水平。

我太高估自己了。

2月26日

今天老板不在,大师兄率我们查房。

大师兄是个完美主义者。对着病人查看病理记录的时候发现病历上有一点撕裂的痕迹,就小心地从我们手里拿过胶布从反面粘上。他就是这样苛求完美的人,不假人手。他要确保那条胶布粘得严丝合缝,与病历浑然一体。

今天大师兄查房,一进屋子,两天前开刀的37床就抱怨:“刘医生啊,为什么我整天放屁啊?”大师兄笑眯眯地边填日志边答:“因为你弥补臭氧空洞,保护环境。”周围一片笑声。大师兄拍拍她的床说:“正常的,不用担心。”

38床的病人问:“刘教授啊,我都住进来三天了,哪天开刀啊?床位费好贵的!”大师兄闭上眼睛装模作样地说:“我给你掐指算一下啊!”“啊!这还要算命呀!”“给你求个良辰吉日。手术顺利了不是皆大欢喜?主要是你这个手术比较大,不是微创了,大手术我们只安排在周三周四周五,周二我们不做手术,周一安排小手术。今天是周五,你最快也要等到下周了,耐心等待。”

“啊!要等那么久!”“其实我比你还急,病床早一天空出来早一天进新病人啊!”他笑地摆手走人。

39床是个七岁的小男孩,今天刚术后醒来,疼痛难忍,无精打采。刘教授走到他面前,夸张地说:“哇!你的绷带!你的绷带好漂亮啊!哪个医生给你包的呀!头顶上像戴了皇冠!我要给你拍张照片留念!”说完举起手机,冲小孩伸出两个手指说:“茄子!”小孩很配合地伸出两个指头,苦苦地咧嘴笑。

大师兄特别爱逗孩子,他愿意看到每个孩子都健健康康地离开。

因为他的女儿今年六岁,患肾衰竭三年了,每周透析三次,脸色灰白。我们眼看着她一点一点地弱下去,不知道还能支撑多久。除了换肾,她没有别的选择,而我们作为医生,都不能为她找到肾源。

我不知道这三年他和丈母是怎么熬过来的,他依旧能保持这样乐观,我不知道他是装的,还是天生乐观。

每周日,雷打不动,他会带女儿去郊外,看枫叶,看溪水,看野生动物和植物,他说,等南病好了,就可以像别的小朋友那样到处玩耍、上学。这个孩子,没进过一天学校,她最希望的事情就是有一天能够上学。

而我们都知道,她的时日无多了,如果依旧找不到合适的肾的话。



六六 著  
上海人民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在《心术》中,六六将用其特有的犀利、幽默、睿智还原一个中国式医患关系,揭露看病难、药价贵、医患之间互不信任、医疗事故频发等种种现实问题。小说以上海某知名医院的脑外科医生郑艾平为第一人称切入,大师兄刘曦、二师兄霍思邈、外科医生郑艾平,三位年轻医生性格各异,却都想做个好医生。但病人的不信任、医疗纠纷的败诉,一次次打击着这群医生。年轻的医生只得为他们的理想苦苦挣扎。



云上 刘岩 著  
花山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眼下热播的电视剧《兵锋》由此小说改编。

它讲述了因边境事件要回军分区接受调查的上尉军官肖沐天,带着一个特殊的“兄弟班”,包括性格张扬的志愿兵、寻找丈夫的美丽军嫂、报考军校的年轻军人、军犬九毛九等,在与上级失去联系的整整六天中,克服洪水、大风口、雪崩区、泥石流以及遭遇异国武装人员等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,历经九九八十一难,终于回到大部队的过程。

[上期回顾]

肖沐天在路上又遇到了一个叫吴欢的士兵和一个部队女家属,他们迷路了。于是又带上他们上路。在过黑马河时,古蒙儿视力突然模糊,从临时搭建的过河绳索上掉了下去。

热门影视

“——别摇晃!抓住绳索!”郝大地拉牵引绳,不动,再用力,牵引绳还是不动。

肖沐天听到河对岸的呼喊,从树林里扑出来,和九毛九一起扑向悬崖,肖沐天紧张地看河中央。古蒙儿想抓住溜索,回到溜索上去,可她抓了几次,都因为溜索晃悠得厉害而她眼睛又看不见没抓住,网绳开始在空中打圈。

河岸上郝大地大喊:“别缠住牵引绳,把牵引绳解开!怎么那么笨,手边上都够不着吗,看着抓呀!”曹仁说:“她好像吓坏了,抓不住溜索。”

吴欢、娜叶、朗措都急了,网绳突然断裂了,古蒙儿往河里坠落,古蒙儿拽住网绳,人悬在浪头上。肖沐天迅速做出判断,把九毛九搂到身边,“九毛九,看那边,那个浅滩,看到了吗?你从那边过,小心点儿。”

肖沐天迅速检查了一下捆在岩石上的溜索头,肖沐天没有带任何保护措施,空手攀上绳索。肖沐天把自己吊上溜索,双臂环住溜索,吸了一口气,用力一蹬,离开悬崖,双脚扣住溜索,人向下滑去。

郝大地将牵引绳往腰上缠了两圈,绳头系在腿上,扑向溜索,喊:“都过来,到这边来!”用力拉住溜索,脚蹬死在一块大石头上,“把绳子绷紧,绷直!”他吩咐众人。曹仁最先明白过来,扑向溜索,用身子压住绳索,吴欢照着曹仁的样子做。朗措丢开手杖,压住绳索。娜叶突然没有了那份柔弱,跑到郝大地身边,用力拉紧绳索。溜索绷紧了,绷直了。

溜索绷得很紧,这有利于肖沐天攀缘,也加强了溜索的牵制,但溜索上悬挂了两个人,古蒙儿又是吊在溜索上的,加上河中央风大,摇晃仍然剧烈。肖沐天喊:“坚持住!”古蒙儿听见肖沐天的声音,向声音的方向绝望地看去。她看不见肖沐天。古蒙儿喊:“别过来!”

肖沐天喊:“把手递给我!”古蒙儿抬头喊:“别管我,你快离开!”

肖沐天又喊:“把手给我!”古蒙儿犹豫了,松开一只手,把它伸向声音传来的方向。肖沐天抓住了古蒙儿,“扣紧了,别松开!”肖沐天一点用力,把古蒙儿拉上来,拉回到溜索上,古蒙儿抱紧了溜索,网绳被风吹着飘落河中。

河滩上一片欢呼,溜索晃悠了一下。郝大地喊:“别松开绳子!”郝大地说:“听好了,听我的命令。老曹、吴欢,你们压紧绳子。朗措,你松开绳子,慢慢松。”众人不解地看着郝大地,“快点,对面溜索的牵引在松动,随时可能脱落,得减轻溜索的压力!”郝大地说。

朗措松开绳子。“现在,吴欢,你也松,慢慢松。”郝大地指挥着。吴欢慢慢松开绳子。

溜索松了,肖沐天感觉到了,他向河岸上看了一眼,再回头往悬崖方向看,溜索绷得紧紧的,不断有细碎的石头从岩石上往下滚落。肖沐天加快了速度。他两腿环绕了两圈溜索,让自己倒吊着,空出手,迅速解开缠住的牵引索,往古蒙儿腰上拴。古蒙儿问:“你在干什么?”

“一会儿腰上的绳子拽紧了,你就腾手,千万不要松开主绳,听明白了吗?”肖沐天说。古蒙儿点点头,这时,郝大地在喊:“牵引要脱落了!”

肖沐天攀住溜绳,向河岸方向喊:“拉绳!”他再看脚下,黑马河里的浪花不断溅起,腾起一股股白色的粉末。他又看河的下游,那里,一个小黑点正扑通着没过激流。他回头看了一下一下被拉向河岸的古蒙儿,然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,坚决地松开了紧抓溜索的双手。笔直地坠向河中,眨眼间就被河水吞噬了,河滩上一片惊呼:“——肖连长掉下去了!”

郝大地不喊,也不朝河里看,咬牙用力拽牵引绳,一下一下,很快把古蒙儿拽到河滩上。曹仁松开溜索,起身跑向古蒙儿。郝大地更快,冲过去,几乎是把古蒙儿压在身下,三两下就将古蒙儿腰上的牵引绳解下,拖着牵引绳撒腿就往河边跑。郝大地喊:“跟我来!”

曹仁看了古蒙儿一眼,跟着郝大地往河边跑。古蒙儿趴在地上,听着声音寻找方向。她眼睛一片模糊,她看不清面前的一切,她惊慌失措地往前爬去,一边爬一边喊:“你在哪儿?你在哪儿?”

曹仁看了古蒙儿一眼,跟着郝大地往河边跑。古蒙儿趴在地上,听着声音寻找方向。她眼睛一片模糊,她看不清面前的一切,她惊慌失措地往前爬去,一边爬一边喊:“你在哪儿?你在哪儿?”

郝大地一边跑一边脱衣裳,甩掉鞋,跑到倒木边,跪下,很快就将牵引绳拴在倒木上,他喊:“拖住绳子,不要松开!”郝大地吸了一口冷气,把倒木推进水中,纵身一跃,连人带倒木冲进激流。河水溅起,溅在岸边的人们脸上,他们被寒冷刺骨的水星子凉得打了个寒战。

浪花飞溅,郝大地不见了,只见倒木的一头高高翘起,飞快地顺流而下。大伙儿赶紧往回拉绳子。郝大地不等上岸,松开倒木,跌撞着扑上岸。

郝大地一脚水印地在古蒙儿面前站住,怒目圆瞪,大喊:“你为什么不抓紧绳子?”古蒙儿不理郝大地,问:“他,他在哪儿?”

郝大地的脸都疼挛了,大声吼道:“他死了!他被河水卷走了!他是怕主绳脱落松的手!他是为你松的手!你难道没看见吗?你难道眼睛瞎了吗?别人都过得好好的,就你个破能耐,连根绳子都抓不住!你为什么不去继续溜达?你去呀!”

郝大地看着河水。古蒙儿慢慢抬起头,看郝大地,她知道,她说什么都没有用,说什么也不能挽回,可她必须说,郝大地骂得对,是她连累了肖沐天,是她害了肖沐天。她要求郝大地杀了她,就是杀了她,她也没有任何怨言。古蒙儿说不下去了,娜叶止

住抽泣,过去搂住古蒙儿,问郝大地:“肖连长,他有亲人吗?”过了好一会儿郝大地才像是活了回来,开了口:“他是家里的独子。有一个姐姐,死了。有一个妹妹,患了心脏病。他妈妈死了,他爸爸活着,也是独子。”

郝大地突然意识到什么,抚摸九毛九的手停下了。他慢慢站起来,慢慢回过回头,肖沐天脸上带着灿烂的微笑,肩上搭着湿漉漉的上装,赤着脚,冻得直打哆嗦,站在那片系着溜索的灌木丛前。

戈壁滩,落日余辉,九毛九警觉地昂头向空中嗅了嗅,回头向后望去。九毛九身后,五个人拉成一串长线。古蒙儿不管理任何人,背着自己的行囊走在最前面,走得很快;郝大地背着好几个行囊,走在第二,他想跟上古蒙儿,古蒙儿不理他。再后面,是已经换上干衣裳的肖沐天、娜叶和吴欢。

郝大地发现古蒙儿这人太怪了,真不是一般人。古蒙儿想要说什么,远处传来几声喇叭响,她和郝大地扭头看,一辆大车停在戈壁滩上,五六个兵正朝这边跑来,兵站接他们的车来了,吴欢率先欢呼着,一行人被这几个兵接上了车,大车一溜烟地开走了。

在黄昏到来时,兵站接肖沐天的大车开进了兵站的操场上,肖沐天从车上跳了下来,黑马河兵站,操场上乱糟糟的。乱不在于跑来跑去的兵多,而在于有女兵。女兵不是一个,是一群,军区文工团的,个个漂亮得像仙女。

肖沐天分区廖干事,廖干事告诉他,说半座磨多山塌下来了,断掉了三公里多,河水都涌上来了,就那些垮下来的土石方,够清上一阵子。

肖沐天问廖干事什么时候路能修通,廖干事也不知道,这次不是山体滑坡,是地震。下午又余震了两次,看来还没止住,还得震。抢修队过不去,路是搁在那儿了,十天半个月,也难说。

6